

古墓长明灯为何不熄

世界各地都有盗墓者,他们想尽千方百计,到古墓中去偷窃埋藏了千百年的金银珠宝,古墓往往与世隔绝,使宝物历经千年还保存得相当完好。在这终年不见天日的古墓中,盗墓者通常会认为里面应该是伸手不见五指。可是他们有时却惊恐地发现,在一些古墓的拱顶上,一盏明灯投射着幽幽的光芒。

神灯屡次现身

公元527年,叙利亚处于东罗马帝国的统治,当时在叙利亚境内的东罗马士兵们曾发现,在一个关隘的壁龛里亮着一盏灯,灯被精巧的罩子罩着,罩子好像是用来挡风的。根据当时发现的铭文可知,这盏灯是在公元27年被点亮的。士兵们发现它时,这盏灯竟然已经持续燃烧了500年!遗憾的是,野蛮的士兵们很快毁坏了它,这盏神秘的灯的原理不为人知晓。

一位希腊历史学家曾记录了在埃及太阳神庙门上燃烧着的一盏灯。这盏灯不用任何燃料,亮了几个世纪,无论刮风下雨,它都不会熄灭。据罗马神学家圣·奥古斯丁描述,埃及维纳斯神庙也有一盏类似的灯,也是风吹不熄,雨浇不灭,真有点像从《西游记》所述的火焰山上寻找到的火种。

公元1400年,人们发现古罗马国王之子派勒斯的坟墓里也点燃着这样一盏灯,这盏灯已持续燃烧了2000多年!风和水都对它无可奈何,熄灭它的唯一的方式就是抽走灯碗里那奇怪的液体。这难道是神话中阿拉丁的神灯吗?

公元1534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的军队冲进了英国教堂,解散了宗教团体,挖掘和抢劫了许多坟墓。他们在约克郡挖掘罗马皇帝康斯坦丁

之父的坟墓时,发现了一盏还在燃烧的灯,康斯坦丁之父死于公元300年,这意味着这盏灯燃烧了1200年!

公元1540年,罗马教皇保罗三世在罗马的亚壁古道(一条古罗马大道)旁边的坟墓里发现了一盏燃烧的灯。这个坟墓据说是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的女儿之墓,西塞罗的女儿死于公元前44年。显然,这盏灯在这个封闭的拱形坟墓里燃烧了1584年!更有趣的是,坟墓里的尸体浸在一种未知的液体中,看起来像是刚刚才死去一样,原来古人用这种液体来保存尸体。

这些长明灯只是全世界所有发现中的几例。考古记录显示,这种古庙灯光或古墓灯光的现象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现,例如印度、中国、埃及、希腊、南美、北美等许多拥有古老文明的国家和地区,就连意大利、英国、爱尔兰和法国等地也出现过。

如此神奇长明灯的为何没有保留到今天?古代人对所发现的长明灯不够重视吗?其实古人的确保存这些神灯,可是很奇怪,上述这些灯一旦现身,就会以某种方式很快毁坏掉,例如被野蛮的掠夺者和挖掘者毁坏。难道古人在利用某种魔咒来保守他们的技术秘密?

17世纪中期,在法国的格勒诺布尔,一位叫杜·普瑞兹的瑞士士兵偶然发现了一个古墓的入口。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进入古墓后,这个年轻人并没有发现任何他想要的金银珠宝。不过,让他惊讶的是,在这与世隔绝的坟墓里,竟然还有一盏正在燃烧的琉璃灯,惊异之余,他把这盏神秘的灯带到了坟墓,送给了修道院,

修道院里的修士们同样目瞪口呆,这盏灯至少已经燃烧了千年。他们像宝一样保存着它,可惜的是,几个月后,一位老年修士竟然不小心把它碰掉在地上,摔碎了。

另一件趣事发生在英格兰,一个神秘的不同寻常的坟墓被打开了。打开这个坟墓的人发现,在坟墓拱顶上悬挂着一盏灯,照亮了整个坟墓。当这个人往前走时,地板的一部分随着他的走动在颤动。突然,一个身着盔甲、原本固定的雕像开始移动,举着手中的某种武器,移动到灯附近,伸出手中的武器击毁了这盏灯。这个宝贵的灯就这样被毁坏了。

古人的目的一次又一次地达到了:灯的奥秘被严密地保守着,再也没有后人知道。

长明灯,谁之杰作?

这种不寻常的灯代表着远古的高科技吗?我们的祖先如何发明出这些永不熄灭的灯?

不熄之火最早出现在各种神话故事中。据说这种不熄的火光是天官之火,是普罗米修斯把它偷偷带给了人类。总之,人类由于机缘巧合,知道了这个秘密。也许是某位先知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人类,就像神农教会了人类种植农作物,有巢氏教会了人类建造住所。一旦人类得知如何制造永久的灯光时,消息将不胫而走,全世界的庙宇都想装上这种永不熄灭的灯。

根据古埃及、希腊和罗马等地的风俗,死亡的人也需要灯光驱逐黑暗,照亮道路。因此,在坟墓被密封前,习惯于放一盏灯在里面。而富贵荣华之家就要奢侈一

些,放上一盏不熄的灯,永远为死者照亮。千百年以后,当这些坟墓的拱顶被打开时,挖掘者发现里面的灯还在好好地燃烧着。

制造不熄的灯,古人是否轻车熟路?其实,一般平民的墓穴里都并没有这种灯。不过,并不富贵奢华的古代炼金术士的墓穴里也会出现这种灯。例如,公元1610年,一位叫洛斯克鲁兹的炼金术士的坟墓在他死后120年被掘开,人们发现里面也亮着这样一盏不熄的灯。于是人们怀疑古时的炼金术士和铸工懂得制造这种长明灯的技术。难道不熄的灯光与金属有关?

遗憾的是,这种不熄的灯现在再无踪影,那些过去记载的见闻是不是真实的呢?永不熄灭的灯很自然地成为学术界争论的话题。

一部分人认为,世界各国有关长明灯的记录足以让人肯定,确实存在这样一种不熄的灯,或者长久燃烧的灯,只是技术失传,我们现在的人理解不了。中世纪时期的大部分有识之士认为,确实存在这种不熄的灯,并且认为这种灯具有某种魔力。

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虽然有那么多有关长明灯的记录,但现实中并没有一盏长明灯摆在众目睽睽之下,而且这种灯的能源问题严重违背能量守恒定律,因此这种不熄的灯应该不存在。还有许多人认为,这也许是古人在书中开的一种聪明的玩笑。

如果长明灯真的存在,那么它们的能量来源是什么?或者它们并不是永久长明的,但千百年长久地燃烧,若是普通的煤油灯,就要耗费多少万升的煤油。难道它们的燃料是能

够不断补充的?中世纪以后,许多思想家曾经试图用补充燃料的方式制造一盏长明灯,即在燃料将耗尽时,快速补充燃料。但是没有有一个实验成功过。即使利用现代的燃料连续补充技术,制造一个千百年长明的灯,也不太现实。

还有一些人大胆推测,这种灯就是使用电的灯,灯碗里那看似燃料的液体可能就是用来导电的汞,所以“燃料”看起来永不见少,这种用电的灯也不会怕风吹雨打。

古时的希伯来人就秘密地保守着现代叫做电的技术。据描述,13世纪,一个叫杰彻利的法国人拥有一盏灯,没有任何油或灯芯。通常灯被放置在他房间的前廊,每一个人都可以看见。当杰彻利被问及灯为什么会亮时,他总是微微一笑:“保密!”杰彻利做过许多与电有关的实验。为了保护自己不被仇家侵犯,他发明了一种放电按钮,能够放出一股电流到门上的铁把手。当杰彻利按下按钮时,闪亮的蓝色火花就会突然冒出来。

如果神灯真的是用电能点亮,那么电能是如何产生的?难道庙宇或古墓中安装有能够发电的机器吗?要做到一劳永逸地不断供应电能,只有太阳能发电可以做到。神灯真的是利用太阳能发电吗?古人似乎不愿告诉我们秘诀。

(施牧 来源:半岛晨报)



他们吃土像吃巧克力

在撒哈拉以南,西起几内亚湾,东到印度洋的广大地区,许多非洲人都有吃土的传统。

像吃巧克力一样美味

记者曾在东非的坦桑尼亚工作近两年。驻地附近有一个小村子,大家吃过晚饭经常到附近转转。记者时常看到孩子们拿着一根红红的“糖棒”,样子很像国内卖的小火腿肠,粗细差不多,不过略短一些。看他们津津有味地吃着,还以为当地一种特产,孩子们却笑着说是泥棒。

后来记者到菜市场买菜,才终于知道那里的人的确有吃泥土的习俗。在市场里,碧绿的青菜和花花绿绿的水果间有大筐大筐的泥条,是用坦

桑尼亚红泥做的。摊主告诉记者,这些泥条是给孕妇或者孩子补充营养的,如果感兴趣,可以尝尝。记者犹豫了一下,鼓起勇气咬了一小块,有点咸、有点涩,隐约还有种腥味,实在无法下咽,赶紧吐了出来,引得非洲朋友一阵大笑。记者把剩下的大半块顺手给了一个小男孩,他立即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感觉像是在吃巧克力。

并非所有土都能吃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土都能吃。记者见过当地人挖开土

层,取数米以下的红色土壤,拿回家后挑出小石子等杂质,再用水和成软硬适中的细长条,用刀切成一段段,然后用火烤干,这样可以杀死病菌。坦桑尼亚的邻国肯尼亚也有吃土风俗。他们把要吃的土掺进日常所吃的木薯、玉米、土豆、香蕉饭当中煮熟,然后一起吃下去。一锅饭里掺多少土都由家长、族长说了算。非洲人习惯举家或聚族同食,一锅饭有时多达十几甚至几十公斤,所掺的泥土不过两三把,如果事先不说,恐怕都未必能吃出来。

掺土的配方是保密的

据记者了解,非洲人吃土是个古老习俗,是千百年来适应大自然的结果。按照他们的理论,土地是女人的象征,因为土地养育万物,而女人同样肩负着生育女人的重任,所以生育期的女性尤其要吃土。南非人做过研究,发现土壤中含有65种人体需要的元素。另外,黏土含有负电微粒子,可阻止胃液中的毒素进入血液,使毒素通过肾脏和肠道排出体外。在非洲一些地区,人们正是用黏土来治疗痢疾、霍乱

等疾病。科学家还对坦桑尼亚和尼日利亚孕妇吃的泥土取样化验,结果发现,每天吃500毫克的黏土可以满足孕妇80%的钙需求,而且土的解毒作用可以保护胎儿。另外,黏土一般都呈弱碱性,能够中和肠胃中的酸,减轻妊娠反应,缓解呕吐等现象。

在非洲,找土、掺土的配方是许多部落和家庭秘密。不过当地人还是给记者指点了一些窍门:如“铜矿草”丛生的土壤内一定富含铜质;苏铁树根部的土则含铁、镁;蚁穴附近疏松的红土中富含铁、锌;而要摄入“大脖子病”的克星碘,则沼泽边沉积的黑泥再合适不过。

(张贵余 来源:楚天金报)



“阿细”为彝族的一个支系,他们崇尚万物有灵,崇尚火,并把火尊为神。

每年农历二月初三,红万村的阿细人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火神节,这是个视火为万物之灵的神秘庆典,力求回归自然,有人称其为“东方的狂欢节”。

红万村的祭火神节是祖辈留传下来的古老传统,相传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传说,有一年冬天,天寒地冻,一个叫

阿细:神秘的裸体部落

木邓赛鲁的年轻人受先人启发,用两根坚硬的栗木相钻,钻了三天三夜,终于在农历二月初三这天钻出了火花,取到了火种。他把钻火的技术传授给人们,并教大家保护火种。于是,人们把木邓赛鲁视为主宰火的神灵,把他当作“火神”来祭祀,一代又一代沿袭了下来。祭祀时间就定在每年的二月初三,也就是木邓赛鲁钻木取出火种的那天。

祭祀当天,村里的壮年男子和未成年的男童,分成两组,悄悄地集中到村外事先选定的隐蔽处化装和文面文身,然后才进村子。他们用于化装的颜料大多是以本地土制的红、黄、白、黑、褐五色为主要颜色的颜料,图案主要以动植

物和五色连环为主。腰部用棕叶、棕片、地板藤、麻布等编织的“裙服”围裹,也有的模仿原始人类,用树皮、树叶遮体。有的成年男人为显阳刚之气,夸张地装饰自己的阳具,传说这样的男子汉才能威武地成为火神的忠实卫士。为了显示自己的阳刚之气,红万村的男子们想出了各种绝招。有人用动物的标本装饰自己的强健体魄,有的用芭蕉花的箭筒暗喻自己的雄壮,也有人则反其道而行之,全身抹了泥巴,还有的人披挂上树叶,故意不露“声色”,一副众人皆露惟我独藏的架式。

大约在下午4时,毕摩(祭司)带领几位长者在高大苍老的“神树”前,摆上供桌,

桌子上放两碗酒,倚着树干敬上四炷香,让一只大公鸡绕几圈。毕摩双手合拢夹住一根木棍慢慢在松木下转动,口中念念有词,几分钟后,一团火便会慢慢地燃烧起来……

这时,旁边的人一起跳着、笑着、吆喝着高呼:“新火种诞生了!新火种诞生了!”一直站立于“火神”两旁的男子恭恭敬敬地接过新火种,放进盆里。随着毕摩一声令下,前后两个年轻力壮的文身男子将精心扎制的“火神”抬起,将“火种”和“火神”送到村中最大的场院上,点燃篝火。在篝火前,文身文面的人们模仿各种动物的神态即兴表演,狂舞纵欢。他们用小筛子作月琴,短棍作笛子,长棍当二胡,

不管手里拿着的是什么物件,此时此刻都成了“乐器”,而乐声都是从人们嘴里发出来的。有的人嘴里哼着即兴自编的土著歌谣,有的呼叫着踩火堆、跨火栏、射火箭、转火磨、闯火阵。就在这种欢乐的气氛中,人们恋恋不舍地将自己手中的“兵器”、“乐器”投入篝火,意味着污秽邪魔已被火烧尽,“火神”会保佑来年收成有余、人寿年丰。

他们用粗犷的跳动和呐喊,用虔诚的传统方式,来表现古代先民的生产、生活过程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赞美,同时用各种千奇百怪的姿式和体态语言来表达祭火的含义。

就在这时,随着粗犷奔放的大三弦声响起,村民们不分男女老少,全都跳起了诞生于这块土地上的《阿细跳月》,尽情挥洒酒一年中最大的快乐……(赵晓红 来源:丝绸之路)

指纹谜团

世界上有这么一种人,虽然人数极少,但却让科学家大惑不解:这些人来就没有指纹。

指纹称得上是最个性化的东西,很难找到两个指纹完全相同的人。可是,这些人竟然没有指纹!科学家知道,这是一种病,但病因在哪里呢?美国《国家地理新闻》9月25日报道,科学家如今终于解开了隐藏在这种疾病背后的谜:原来,是两种罕见疾病导致患者失去了指纹。

来自以色列海法科技研究所和美国费城托马斯·杰弗逊大学的研究人员在一份报告中指出,角蛋白14的缺陷可能是以下两种疾病的致病元凶,即我们熟知的内格利氏综合征和网状色素性皮肤病(简称DPR)。这两种疾病都会导致患者没有指纹。指纹缺失会给患者带来许多正常人意想不到的麻烦。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谢丽尔·梅纳德因患DPR而没有指纹,她是家中第5个从母亲身上遗传了该病的孩子。谢丽尔回忆,没有指纹给她带来了许多痛苦。

就拿工作来说,梅纳德想成为空中小姐,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对大多数梅纳德的同龄人进行背景审查通常只需要两个星期,在她身上却花了14个星期。

除了不能出汗以外,指纹缺失一开始并不会影响身体的其他机能。梅纳德的手指有正常的感觉功能,只不过缺少指纹使她抓东西有些困难,比如发牌或者翻书都比较费劲。

随后,指纹缺失的其他影响会逐渐显示出来。患者会面临手掌、脚底皮肤变厚的危险,而且他们不得不忍受牙齿、头发和皮肤发育异常的痛苦,因为那些部位的色素沉着会出现不调和以及不均现象。

最危险的是,患者的皮肤可能会抑制正常排汗能力。以色列科技研究所的埃里·斯珀瑞奇教授说:“抑制排汗是真正严重的潜在危害。”他说:“因为人体没有办法散发热量,极有可能导致热休克。”梅纳德说,无法正常排汗的问题经常使运动变成了痛苦的磨难。她说:“我小时候也想去游泳,别人总会问我为什么不下水却坐在泳池边上。我妈妈不得不告诉他们,即使池水对于大家来说很凉快,但我要是游泳就会被热晕。”作为一个成年人,梅纳德总是小心翼翼地使自己的皮肤保持一定湿度,她经常手握冰袋,而且几乎一年中的大多数时间都得使用空调。

患者受尽指纹缺失症的折磨,但不幸的是,目前还没有一种有效药物能治愈该病。此次研究报告的合著者、美国托马斯·杰弗逊大学的遗传学家加伯利·理查德介绍,“角蛋白14在胎儿发育皮肤、生长指纹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实际上,自从以色列科技研究所研究生詹妮·鲁盖西首次发现疾病元凶为角蛋白之后,人们就试图找到修补角蛋白缺陷的办法,但是一直未能取得成功。

(任凌 来源:青年参考)